



海軍建軍
66周年
之五

深藍任馳騁 大國大擔當

海上王牌浴火成鋼



▲黃岡艦戰鬥演練
萬全攝



▲國產新型驅逐艦
馳騁深藍
資料圖片

退潮後的碼頭
裸露出潮濕的淤泥，
夜幕下的戰艦顯得更加神秘。
位於浙江舟山的東海艦隊某驅
逐艦支隊，是中國海軍成立最
早的水面艦艇部隊，戰鬥力建
設的不斷躍升，令這支經歷戰
火考驗的功勳部隊成為馳騁深藍的
海上王牌。

大公報記者 賈磊

海軍某驅逐艦支隊前身是組建於1949年11月8日的華東軍區海軍第一艦艇大隊，當年毛澤東題寫「爲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就是在這支部隊的艦艇上。

幾十年來，支隊先後派出7700多名官兵，參與組建人民海軍的驅逐艦和潛艇部隊，並在解放一江山島中七戰七捷。

常年保持高強度戰備

4月3日，執行第二十批護航任務的濟南艦和益陽艦解纜啟航奔馳亞丁灣、索馬里海域，這是該支隊第三次執行護航任務。

「要想讓艦艇全部靠碼頭上可能性不大。」支隊政治部副主任衛金富說，支隊承擔的使命任務多樣化。「分散、動態是我們部隊的特點。」

這令原來艦艇集中訓練的方式難以實現，「以戰戰訓」，即以戰備任務帶動訓練目前已成爲支隊乃至整個海軍的理念。

近年支隊執行任務繁重。艦艇有時剛完成戰備值勤後就直接轉入海上訓練，「準備時間短、節奏轉換快、內容變化大，對保持高度戰備水平，貼近實戰訓練兵提出更高要求。」衛金富說。

1998年起，支隊連續17年被總部評爲軍事訓練一級師。2014年，在上級組織的7次應急拉動中，均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戰鬥出航準備。針對制約當前備戰打仗的重難點，支隊制定了應對海上突發事件等多套行動方案情況處置預案。

作爲一線部隊，支隊陸續換裝新型驅逐艦。「新裝備形成戰鬥力和老裝備保持戰力同樣迫切。」衛金富說，由於任務繁重，裝備利用率非常高，考驗部隊裝備的安全使用、科學保養和高強度戰備訓練的水平。

換裝新艦協作要求高

快速接艦換裝對人的要求更高。今年1月入列的黃岡艦是目前海軍現役最新型的導彈護衛艦。

在黃岡艦的前甲板，記者看到配備導彈垂直發射裝置。左右兩舷配備的新型艦炮是目前世界上較爲先進的近程反導武器之一。「海軍裝備最近幾年發展變化較快，作戰能力更加全面，從原來的近程點防禦到現在的區域防空，反潛、防空能力有了極大提升。」艦長閻華亮說。

艦炮操演中，全封閉的艦身從外表看不到繁忙，只有全自動艦炮按指令做出不同動作。「這只是基礎性訓練，將來更多是要融入體系內發揮單艦的作用」，閻華亮說，「無論新老裝備，最重要還是人。」

在他看來，以前練單兵、練技能，現在協作要求更高，「百人一桿槍，任何一個戰位都不能出現短板，否則影響系統和體系的發揮。」



▶夜海鷹飛
資料圖片



◀「革命老驅」遵義艦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革命老驅」堅守最後一班崗

和新型戰艦相比，遵義艦顯得並不起眼。它是該支隊還在服役的最後一艘第一代國產驅逐艦，曾擔任東海艦隊的旗艦，正臨近它最後的一班崗。

支隊原有四艘同型艦，其他三艘已退役，官兵們習慣用「革命老驅」來稱呼遵義艦。老驅確實不年輕了：今年是它服役整30年。在過去，驅逐艦通常以省會或副省級城市命名，而遵義艦是少有的未按這一規律命名的驅逐艦。

沒有全封閉艦身、沒有各種新型武器，當年叱咤海疆的反艦導彈，今天看來也稍顯笨重粗糙。主炮後坐力特別大，一聲炮響，整個艦都要搖兩下。駕駛室上方放的指揮台原本是露天的，即使後來加裝了頂棚，也經常「外面下大雨，裡面下中雨。」

老驅也能實時收集海空潛情

老驅也有屬於它的榮耀。遵義艦加裝過編隊作戰指揮系統，可以自動實時收集來自岸海空潛各個平台的戰場態勢信息，這在那一代艦上算是先進的信息化裝備。更可貴的是，老驅歷來就是支隊培養人才的基地，從這裡走出過一大批人才。

老驅上的管理清晰、訓練刻苦，目前艦上的中高級士官還有十多個，用現任艦政委陶鵬的話說，「有這些人在，這條艦就很過硬。」

去年遵義艦在船廠修理，今年春節選出海執行戰備任務。隨着陸續有人被抽調幫助組建新艦，老兵們對老驅有感情，也不得不開始考慮未來去向。陶鵬做了一次思想問卷調查，發現官兵儘管有這樣的現實考慮，但無一例外的表示不會降低工作標準。

陶鵬先後在4型7艘艦上任職，參加過亞丁灣護航。他盡可能的創造條件讓老驅上的官兵到新艦上看看，分享自己在外面的見聞感悟。「他們早晚會到新艦上去，必須開闊眼界，做好能力儲備到時才不被動。」陶鵬說，「戰爭何時開始誰也不知道，基本的作戰和思想準備不能放鬆。」

老兵不死，精神猶在。遵義艦代表了一個時代，無論它退役與否，都已經成爲中國海軍這本史書中重要的一頁。



猛虎艇傳人續寫輝煌

泉州艦緩緩靠上碼頭，艦長李青印在艦橋上目不轉睛，不斷發出口令，指揮前後甲板上的水兵搬纜、帶纜。艦艙另一側，對面就是鼓浪嶼。遊艇正從艦旁駛過，遊人好奇的打量着這艘造型簡潔的新型護衛艦。

泉州艦是第四代「海上猛虎艇」，它來自於1965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指揮的崇武以東海戰，當時125噸排水量的護衛艇和兄弟艇一起擊沉了945噸的國民黨護航炮艦永昌號，重創永泰號獵潛艦。1966年，被國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稱號。時任參謀長王志奇至今回想起來仍一股子豪氣：「當時就兩門炮麼，還有什麼？不怕苦不怕死，要是怕就不叫猛虎了！」

由100多噸到1000多噸，「海上猛虎艇」記錄了中國海軍的成長。上一代猛虎艇是小噸位的獵潛艇，「指揮時基本靠吼，前甲板

吼一下後甲板也聽得到，現在是高度的信息化自動化。」李青印說。泉州艦2014年8月8日入列。2013年，全部艦員在訓練中心學習了40天，197門課，1420個學時。儘管服役才半年多時間，艦員們已經達到全訓標準。

海軍艦艇部隊通常有幾個一：一頂艦帽、一枚艦徽、一首艦歌、一個艦訓、一座艦模。猛虎艇上，「新兵上艦看的第一本書就是《虎嘯海疆》、學的第一首歌《海上猛虎之歌》、看的第一部影片《崇武以東海戰》、參觀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海上猛虎艇榮譽室。」艦政委吳福超說，艦徽上的「忠、勇、勝、戰」從32字艦訓中提煉而來。

艦艇挨着遊艇、崗樓對着酒樓、操場連着商場是這支部隊的特點。地處開放前沿，繁華鬧市對任何年輕人都是一種誘惑。吳福超說，爲築牢思想根基，他們組織官兵進行警示教育。每年入列日、崇武以東海戰紀念日都被用來教育激勵官兵，堅守軍人職責使命，當好新一代猛虎傳人。

▶參加過崇武以東海戰的老英雄王志奇說，新老猛虎艇已不能同日而語，但「海上猛虎」精神還要傳承
大公報記者 賈磊攝



▶新一代猛虎艇官兵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一人信號台 三人的家

辭去教師工作，帶着女兒一起來信號台上安了家。

有時董立寶用燈光和船溝通聯絡，如果信息太長來不及記錄，就由他口述，汪春燕幫忙記錄數據，董立寶再翻譯成文字。如果上級通報本單位或外單位艦艇在轄區範圍就要24小時值班。一次有護衛艦通過，爲避免錯過聯絡，他連續三四天就在信號台上打地鋪。

2014年9月，颱風「海鷗」來襲，瞬時風力達到了10級以上，大隊要求董立寶帶着家人迅速轉移，但董立寶放心不下自己的崗位，在送走了妻女以後，他堅持留守在信號台。

那一晚，大雨沖塌了院邊的泥牆。董立寶冒着危險轉轉檢查設備和線路。當檢查到裝滿儀器的信號台頂層時，他發現四周的落地窗隨

時有破碎的風險，董立寶憑着一己之力將總重達2噸的設備轉移到了下層安全區域。剛搬完沒多久，信號台頂一扇厚達一厘米的落地窗應聲而碎，雨水直往設備室裡灌。僅這一次，董立寶就爲大隊挽回了幾十萬元的經濟損失。

信號台沒接通自來水，日常用消防車加水，一次4到5噸，有時爲了女兒喝乾淨水，董立寶夫婦會到附近村民家打點水。此前的12年，董立寶都在艇上負責通訊。他說和在艇上生活相比，目前的生活困難微不足道。董立寶每週還會自己測三次三公里跑，「身體好了，抗暈船能力才強。」

董立寶明年將到期退伍，「我還想安心在那隊服役，如果沒有編制，這段時間就幹好本職工作，讓我們的艦艇任何時刻都能聯繫上。」



▲駐紮海島的某護衛艦大隊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特稿

「光長石頭不長草，風吹石頭滿地跑」常被用來形容東海某島的環境，這裡一年七級以上大風有200多天。32歲的四級軍士長董立寶在島上的信號台已經工作了兩年多，負責轄區內近岸海軍艦艇的引導和通訊中繼。

他所在的部隊是駐守該島的某護衛艦大隊。信號台遠離大隊機關，工作沒有更替、沒有假期，董立寶要用信號旗、引導燈、電台和過往的軍艦溝通聯絡，還有觀察引導民船避讓，日站10個小時，膝蓋和腰都因此落下了病。

這是一個「夫妻哨」。陪伴他的是妻子汪春燕和8歲的女兒董秋雲。董秋雲患有先天性軟骨發育不良，比同齡的孩子矮小許多。原本大隊想讓他退伍回家照顧妻女，但他說服了妻子